

南海“更路簿”留存数百年的秘密—— 寻访“坡棉纸”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徐晗溪

《更路簿》是海南渔民世代在南海诸岛生产作业的航海指南，其中蕴藏的历史密码涉及南海历史、造船、航海技术、法律、自然地理、经济等多个学科。当前，《更路簿》在证明南海主权方面发挥出独特而重要的作用，深入研究它已经成为一项长期而重要的任务。

众所周知，海南岛气候潮湿闷热，又多虫蛀鼠咬，为什么南海《更路簿》能够保存至今，而且基本完好无损？带着这个疑问，海南省南海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秀卫开始了《更路簿》探索的“寻根之旅”。



王秀卫。

“‘更路簿’都刻在船长脑子里！”

“更路簿”，又称“水路簿”，是海南渔民长期在西沙、南沙群岛等地通过航海和渔业生产实践下来的经验总结。在海图和卫星导航设备普及之前，海南渔民耕海作业需要依靠“更路簿”，指导鱼捞实践活动。

一般来说，有渔民到西沙、南沙捕鱼，就会开始酝酿更路或记录更路。“不过，那没有成文的口头材料传承，或者是后来写成本子时参考过，而新本子写成后，旧本子弃去。”对此，海南大学教授周伟民、唐玲玲曾在《南海天书》中做过介绍。

原来，海南渔民创造的南海“更路簿”，以口头流传方式使用多年后，开始有手抄本，起自明初，即郑和七下西洋之前的15世纪初叶以不同的抄本流传至今，存在了600多年。比如，生于1921年的潭门镇老渔民苏德柳的更路簿抄本就有

“抄自文昌”字样。

据琼海市潭门镇老船长许书琳（1931年生）回忆，“据传，本地渔民最早到南沙捕鱼的是符再德，他在1286年到南沙，但他没有后代，是当地渔民一代一代往下这么传的。”不仅传抄情况复杂，更路簿种类统计更是无从下手。“当年渔船只要罗盘就行，‘更路簿’都刻在船长脑子里！”琼海市潭门镇老渔民卢业发回忆道。



坡棉树。

在老渔民们看来，每一位出海到西、南、中沙的船长脑子里都有本“更路簿”。因此，历史上到底存在过多少种更路簿已无从得知，只晓得现在存世的、我们能寻找到的更路簿共有24种。

“‘更路簿’所用纸张是一种海南特有的纸，可以防水防虫，便于保存。”一位老渔民不经意的一句话激起了王秀卫的研究兴趣。在她看来，“更路簿”可证明中国在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。“如果我们能从记录更路簿的纸上找到一些线索，或许能为‘更路簿’作为历史证据，增加更多说服力和可信性。”

濒临绝迹的“坡棉纸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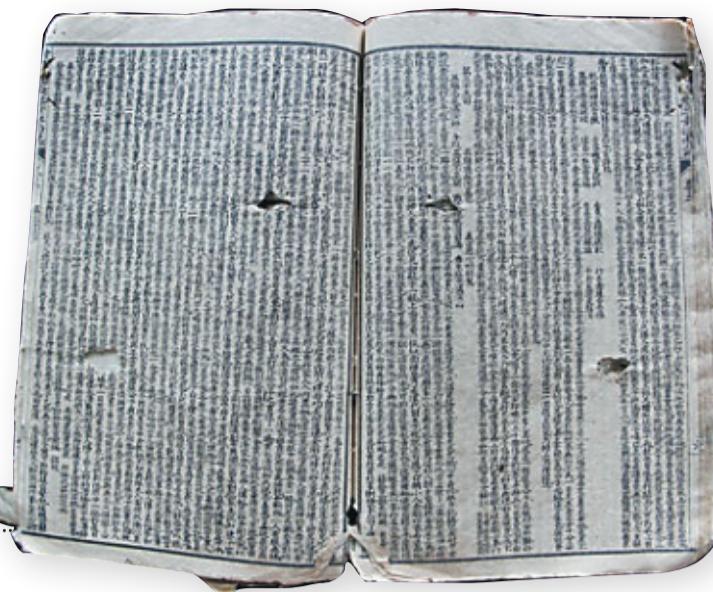
遗憾的是，王秀卫遍翻典籍，却未找到有关“更路簿用纸研究”的只言片语。于是，她便决定自己着手调研，刨根究底找到“纸”从何来。“我组织了海南大学法学院卓越法律人才班的郑闽盛等几位同学，在海口大街小巷进行寻访，‘探秘’骑楼老街，海口古玩市场、造纸厂等可能存在这种古老纸张的地点。”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们从一位老海南人口中得知，早年间海南本地用纸，都是就地取材，用本地一种树的树皮制成。“这种树当地人称为‘坡棉树’，长在乡下，开白花，木材可以防虫，现在数量比较少，每个村子可能仅仅能找到那么一两棵，长在水边。”

得到这条线索之后，王秀卫开始发动周边力量，“全岛总动员”地选择坡棉树。“我把那些在海南各市县工作的海大法学院毕业生动员起来，帮我一起找坡棉树，他们找到会开白花的树，就会发图片给我。”

2016年7月10日，在当地老乡的带领下，王秀卫带队来到文昌市东郊镇豹山村，找到了住在良山七队的陈礼逢老人，一位清楚坡棉树“前世今生”的老渔民。这位老者生于1930年，从17岁起，便开始在南沙群岛捕鱼、生产。

虽年过八旬，老人依旧身体康健，谈起自己年轻时的捕鱼经历仍记忆犹新。他兴奋地讲起1959年时，自己当船长去



用坡棉树印刷的小说。

南沙捕鱼，并取得大丰收的故事。不仅如此，老人还对坡棉树非常熟悉。据他介绍，坡棉树一则可以用来造纸，二来还有药用价值，将其叶子捣烂可治皮肤病，根与鸡同炖可治瘫痪。

说起坡棉树，陈礼逢像是打开了封尘的记忆。他说，他小的时候，由于坡棉纸可以防水防蛀，每家每户都会用这种纸记录合同、房契等重要文件。在他看来，大多数更路簿也是用这种纸来抄写，才得以保存至今。

除了更路簿，当年的一些书籍也是由坡棉纸制成。老人一边介绍，一边向人展示自己珍藏的用坡棉纸写成的小说。“这些纸张虽然很薄，但保存很好，非常完整，上面的字迹也清晰，老人每晚还要翻上几页解闷。”王秀卫解释道。

调研的时候，许多年轻人与中年人，已经浑然不知“坡棉树”与“坡棉纸”，这不禁引起王秀卫的好奇心——坡棉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现在还有没有这种植物？它的习性如何？

因此，找到“坡棉树”之后，王秀卫及其调研团队，便开始了“坡棉纸”的“寻访之旅”。

“坡棉树”就是“了哥王”

据陈礼逢老人回忆，他们那一代人大都听说过坡棉树，不少人还在村子附近的海边、山坡上，见过坡棉树。

老人的话鼓舞着王秀卫，她顶着烈日、忍着蚊虫叮咬，在当地海边、山坡上，寻找坡棉树，看到跟老人描述类似的，便去找老人求证，如此反复几次，终于找到了传说中的坡棉树。“不仅得到了陈礼逢老人的确认，我们不放心，又多找了几位老渔民，他们也都一眼认出了，这就是坡棉树。”

为了更好地研究坡棉树，王秀卫特地向海南大学植物学教授杨小波求教。杨小波一看图片，就辨认出这是“了哥王”。原来，“坡棉树”在植物学上，被称为“了哥王”（拉丁文 Wikstroemia indica (Linn.) C. A. Mey.）。

除了了哥王，坡棉树还有南岭莞花、地棉皮等别名。这种植物属于瑞香科，生于村边、

路旁、山坡灌丛中，平常绿小灌木，高达1米，全体平滑无毛，并且其茎直立，多分枝，幼枝红褐色，根皮和茎皮富含棉状纤维，不易折断。

“其叶片的水煮液可杀虫，茎皮纤维可造纸、造棉，种子因含油脂可制皂，整株可作毒鱼药。”王秀卫补充道，“这些特征不仅与陈礼逢老人说的类似，还与适宜造纸的植物条件完全符合。”

其实，“早在东汉年间，老百姓就已经对这一植物的药用价值非常熟悉了。”王秀卫在杨小波的指点下，了解到东汉张仲景所著的《伤寒论》里就曾记载过坡棉树。据《伤寒论》第40条“小青龙汤”记载：“若微利，加羌花，如一鸡子，熬令赤色”。

“其中的‘羌花’就是指‘坡棉树’，确如陈礼逢老人所言，坡棉树的根、叶皆可入药。”王秀卫的这一发现得到了法学院同仁的认可与肯定。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邹立刚说，南海“更路簿”对证明享有南海诸岛主权和其它历史性权利，应对南海海洋争端具有重要作用，“王秀卫的这一发现，把见证了南海‘更路簿’产生和传承的坡棉纸从历史的长河中拉进人们的视野，对南海‘更路簿’研究是一个填补空白的重要发现。”

对此，海南大学法学院特聘院长、联合国海洋法庭法官高之国教授表示，“更路簿”是具有原始客观性的民间证据，是证明我国拥有南海岛礁主权和历史性权利的“铁证”，很高兴看到王秀卫老师能够敏锐的发现这一重要历史证据，应该会为“更路簿”的历史证据增加说服力和可信性。



陈礼逢。